

魏忠贤全传

上

九千九百岁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北京燕山出版社

魏忠贤全传

下

九千九百岁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北京燕山出版社

封面设计： 华远·从容



ISBN 7-5402-0727-2



9 787540 207274 >

ISBN7-5402-0727-2/I • 0673

定价：(上、下册) 34.80元



魏忠贤全传

上

九千九百岁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北京燕山出版社

魏忠贤全传

上册

洪梦远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魏忠贤全传

下 册

洪梦远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名: 魏忠贤全传 洪梦远 著

第1版 第1次印刷

出版地·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国际标准书号: ISBN7—5402—0727—2/I·0673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7.5 印张 600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34.80元 (上、下册)

主要人物表

魏忠贤 原名魏进忠。明代宦官，阉党头子。熹宗即位，擢司礼太监，后又命兼掌东厂。媚事者称他为九千九百岁。思宗朱由检即位，遂发其奸，命逮治，乃自缢死。

魏志敏 魏忠贤假父。

侯一娘 魏忠贤之母。

魏云卿 侯一娘的情夫，魏忠贤的生身父亲。

客印月 明熹宗朱由校乳母。封奉圣夫人。魏忠贤情妇。与魏忠贤结成一党。被鞭打致死。

侯七官 客印月的小叔子，后与侯秋鸿结为夫妻。

侯秋鸿 客印月侍女，客氏死后替之收尸。

傅应星 魏忠贤外甥，未附阉党。

魏良卿 魏忠贤之侄，附逆，被处决。

李永贞 魏忠贤儿时结拜兄弟，司礼秉太监，掌巾帽局印，附逆，被处斩。

刘 珮 魏忠贤儿时结拜兄弟，原名刘时泰，司礼太监。附逆，被处斩。

魏广微 魏忠贤一党，重要爪牙，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魏忠贤为内魏公，而称他为外魏公。崇祯初定逆案，被削职充军。

崔呈秀 魏忠贤一党，拜魏忠贤为义父。五虎之首。官至工部尚书。被处斩。

田尔耕 魏忠贤一党，拜魏忠贤为义父。五彪之首。官至左都督，掌管锦衣卫。

陈玄朗 道士，曾救助过魏忠贤，后点化魏未成。

王安 司礼监秉笔太监。为魏忠贤所害，降南海与净军，复令党羽刘朝捕杀之。

魏朝 司礼太监，掌兵仗局印。王安门下。后与魏忠贤争与客印月对食，被魏忠贤矫旨发凤阳，途中缢之。

杨涟 官至礼部都给事中，左副都御史。参劾魏忠贤，列其二十四大罪。被逮下狱，受酷刑死。

万燝 工部郎中，因参魏忠贤被打死。

熊廷弼 官至辽东经略。被魏党陷害，后被冤杀。

朱常洛 明光宗。1620年即位。在位仅一月，即病逝。

朱由校 明熹宗。1620～1627年在位。即位后，重用

宦官魏忠贤、乳母客印月，造成空前未有之宦官专政。

朱由检 崇祯帝，庙号思宗。明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校之弟。曾封信王。1627～1644年在位。即位后，即罢魏忠贤，定逆案，诛戍魏忠贤党羽，毁《三朝要典》，大有励精图治之志。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李自成起义军破北京，自缢煤山。

目 录

引 子 撩开岁月的面纱

第一章 红颜凋零 5

第二章 用命根子狂赌 42

第三章 私生恶少年 90

第四章 无根飘荡 126

第五章 二进紫禁城 186

第六章 夺下皇家大印 236

第七章 入主东厂 298

第八章 皇上助纣为虐 345

第九章 驿道上纷纷扬扬 398

第十章 血红的雨 445

第十一章 死神笼罩江南 494

第十二章	玩封疆大吏	543
------	-------	-----

第十三章	恶狗仗人势	593
------	-------	-----

第十四章	无米能成炊	641
------	-------	-----

第十五章	九千九百岁	697
------	-------	-----

第十六章	秋后的蚂蚱	747
------	-------	-----

第十七章	紫禁城不相信眼泪	771
------	----------	-----

第十八章	地狱之门	808
------	------	-----

尾声	855
----	-----

附录 明代万历、天启朝主要太监一览表	857
--------------------	-----

后记	864
----	-----

撩开岁月的面纱

引 子

千儿义子拜盈门，
妙语流传最断魂；
强欲为儿无那老，
捋须自叹不如孙。

这是近代岳鸿举读吴应箕《剥复录》时感慨万端，一挥而就的一首诗。

明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仲秋，九千九百岁魏忠贤坐在他的金碧辉煌的豪宅中，接受百官贺拜，一百多位公卿大臣跪在他的脚下，齐声叫“爹”，他们都成了这个不男不女、不能生育的大太监的干儿子了。此时，唯有老态龙钟的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顾秉谦站在一旁不跪。

众官员跪拜起身退到一旁后，顾秉谦缓步踱到魏忠贤对面，施了一礼，将着白花花的长胡须对魏忠贤说：“顾某命苦，生不逢时，本欲为儿，惜须已白，无福为子，可悲可叹，今让犬子拜公公

为祖父，不知能否成全。”

魏忠贤一听，哈哈大笑，“真不愧为大学士，想得周到，这孙子我认了！”

顾秉谦急忙叫过站在下面的儿子，父子一起伏地叩首。

魏忠贤摸着光光的下巴，得意洋洋，“来，赏孙儿二百两白银！”

顾秉谦的儿子接过，又忙叩头谢恩。

这就是魏忠贤。一个自己把自己的生殖器一刀割下与天下狂赌的人。他是一个杀人巨魔，一个特务巨首，一个权术巨魁，一个国祸巨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不男不女之徒。

时间已过去三百多年，紫禁城内的血痕早已淡去，魏忠贤的身影却定格在历史的长廊之中，清晰如故。撩开岁月的面纱，我们依然能够听见无数冤魂在屠刀之下痛苦地呻吟，依然能够嗅到漫天腥雨在寰宇之中四处飞扬，依然能够看见遍地红血在黑暗之中乱流流淌。魏忠贤，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豪赌之中尽情挥洒，抓住了皇权这把刀，宰割天下，玩天下于股掌之间。

他的一生，是苦难与煎熬的一生；同时又是嗜血与嗜杀的一生。

他的一生，承受了人世间最大的不幸和最大的耻辱；同时又享受了人世间至高的尊宠和无尚的荣华。

他的一生，留下了人生的最大的遗憾；同时也留下了他自己和世人都难以解答的诸多疑问。

是魏忠贤自身无法超越，还是皇权无法超越？是人生的定式无法改变，还是历史的定式无法改变？

九千九百岁的辉煌大厦，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通向极权之路是那么漫长，而崩溃却是短短的瞬间。

明人早有《满江红》一首，即说的此事：

古往今来，青史上，分明实写。
请君看，贤奸忠佞，何曾假借。
振主威权名赫奕，倾人机械魂惊怕。
想胸中，犹觉志难伸，一人下。

忠义士，偏遭叱。
凭吊泪，休频洒。
看尘开镜照，云空日射。
事败族诛群一快，棺开尸戮谁能赦？
叹小人，枉自逞英雄，千秋骂。